



# 故乡的桥

谭淡

老汉今年八十岁。年岁一大，记忆力就越来越差了。眼面前发生的事，一转过身就忘了。而小时候的事，却愈来愈清晰。近日，故乡一座古桥修复竣工，友人发来请柬，要我回去看看。猛然间，这触动了儿时有个桥的记忆……

这座桥，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早看到的桥。它是我去外婆家的必经之地。几岁的时候，常常跟着妈妈走在这条“外婆路”上。从有记忆时起，我第一次看到它，觉得它是一座房屋。只见这座盖着黑瓦片的屋子，立在一条小河上。真奇怪，于是扭转头去问妈妈：“这栋屋子怎么起在河面上呀？”“蠢宝，这是一座桥，一座屋桥。落雨天，可给赶路的人避雨。热天里，可给赶路的人歇脚，桥立在河面上，风大，凉快。就像建在河面上的亭子。”从此我朦朦胧胧地知道了，世间还有这样的桥，兼供路人过河与歇脚，有桥与亭的功能。大了，走南闯北，见识广了，知道这是风雨桥，也叫屋桥、花桥。叫它屋桥，顾名思义，它上面盖了瓦，像房屋。叫它花桥，是因为这种桥的廊柱、屋檐上一般都画有花(画)——我们那一带把画画叫做画花。这种桥，体现了我们祖先的生活智慧，也是一种文化标志。

我故乡建这座桥的地方，就叫做花桥。是不是因为建了这座花桥，因桥名地，把桥名变为地名了呢？不得而知。但这里大一点的地名，叫做洞冲。两座

山脉之间，形成一个长长的峡谷。洞冲就在这个峡谷里，所以有十里洞冲之说。又因为居住在这里的人，大多数都姓谭，所以又叫洞冲谭家。尽管我老家的村子，早已属涟源市的另一个镇了，但到外面，我还是按老的讲法，对外人说，我是湖南涟源洞冲谭家的。

十来岁的时候，我到过离家二十里地的桥头河。在我儿时的见识里，那是一个大地方，好多好多的房子挤在一条河边。后来我才晓得那里叫镇。那次在桥头河镇上，见到了一座石孔桥。桥当头，有一个老头煮了一大锅南粉(红薯粉)在卖，两分钱一小碗。妈妈给我买了一碗，味道鲜美极了。这大概是肉汤或骨头汤煮的。这份记忆，几十年了，还暖暖地留在我的心头。想到这里，一首小时候常唱的儿歌，又涌了出来：“白米饭，肉汤淘，呷十二碗还肚漕(不饱)……”多么温馨的儿时记忆啊！

到了十三岁，我去县城蓝田读初中。蓝田的涟水河上，也有一座石孔桥，叫蓝溪桥。桥当头有一家面馆，特有名。做出的面，特别好吃。可是当时家里穷，兜里没有钱。记得当时的肉丝罩子面，每碗一毛八分钱。最便宜的光头面，也要一毛钱一碗。自己真想去尝尝，于是邀了一个同学，每人出五分钱，合买了一碗光头面，一人分一半。那味道，至今还留在心里……

桥头河的桥、粉、蓝田的桥、面，那

份美好的记忆，伴随我终生！

这是故乡的味道啊！

这一天，是2024年元旦，一个好日子。天气真好啊！暖阳高照，惠风和畅。已是隆冬，却暖意融融。前两天看天气预报，还说有小雨，降温近十摄氏度。心里真为乡亲们捏了一把汗。也许是天公作美，开恩送给修复当地风物、保护地方文化的这一方山民一个大太阳，送来一个好天气。

修复的花桥，屹立在河面上，威武挺拔！披红挂绿，一桥喜气。河岸两边，一个个彩球，拖着一幅幅巨型喜庆标语，从空中落下。彩幅标语悬挂的两边山坡，立着一栋一栋崭新的农舍。每一栋都亮丽、别致，造型也都有特色。如果在城里，那就是别墅了。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乡村新气象啊！而此时此刻，那些住在新屋里的人，都往桥边、河边走来了。放眼望去，河乐了，山乐了，田乐了，人乐了。整个山村，十里洞冲，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……

竣工庆典的会场，就设在刚刚修复竣工的新桥一侧的河岸。此时，桥边，河边，村街边，人潮涌动。十里洞冲沸腾起来了……

这是十里洞冲的节日。

相会在这里的人群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也不管是老人还是孩童，闪动在阳光下的，都是笑脸！不少人都拿着手机在拍照，在摄像。时代发展



我的家乡北京平谷，坐落于燕山山脉南麓，华北平原北端，京津冀交界处。因三面环山，中为谷地而得名。汉高祖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始建县，距今已两千二百多年。

我生长于乡下，几乎从小未离开过家乡的小村。直至二十年后，国家恢复高考，才得以走进县城。初到县城，孤独的我感觉比家乡的小村大多了。后来研究平谷历史文化，逐渐对平谷城有了了解，才知那时看到的其实是老城，充其量仅一里见方，就东西一道主街，街两边岔出几条小胡同。四遭城墙早已拆去，依墙基拓展一条环城路。这座千年古城，人说山城如斗，实不为过。

平谷有两条河，洳水东来，沿小城折而往南再往西，洳河北来，至城西南七八里处两河交汇而去。故志书描述“洳水、洳河映带左右”，自是十分妥帖了。在小城漫步，冷清得见不到几辆汽车，甚至还有大马车、小驴车踢踏着碾过。也见不到几个人，而且走不了几步就出城了。西门外有些稀落的人家，更多是大片小片的庄稼地。这是上世纪70年代小城的景象，甚至也是千百年小城的景象。

80年代以来，小城顺着主街向西一再延伸。最先开辟了宽阔的府前大街，两侧是县机关和一片片居民小区。大街两端，塑造了千里马与群龙雕像，成为两座地标性建筑，寓意着平谷发展与腾飞的美好愿景。这愿景在日新月异中，逐步由墙上平面的图画，物化为立体鲜活的现实。如今，小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且繁茂起来，向西早已越过洳河，延伸十几里外了。原来的一片鱼池低洼地，建造成二十万平方米的世纪广场公园，成为小城中心，更是小城人不可或缺的休闲之地。

如今我的工作室在广场西侧十八层楼上，每天可尽情俯瞰小城。东部老城，多一二层低矮房屋，甚至还保存些青砖青瓦、略显残旧的百年老宅，似踉跄状态；中部多五六层低层楼群，近年开始旧

# 桃花瓣里的平谷城

柴福善

小区改造，正蕴蓄力量，欲躬身奋起；西部则大厦林立，已然挺身站立，充满与时代相应的现代气韵了。贯通东西的府前大街，行人如织，红绿灯下，汽车也排成长龙一眼望不到头。城里栽植花木，铺展绿地，俨然城在林中、林在城中了。洳水、洳河岸柳成行，引得小城人纷纷柳下纳凉或垂钓，一派悠然自得。

平谷种植桃树，由来已久。独特的自然环境，造就了平谷鲜桃得天独厚，的生长环境，志书多有记述，诗人亦多有吟咏。清代隐居平谷的大诗人李锴，就写有“梨花欲语桃花笑，人在春山细雨中”的诗句。当然，那时的桃树或为自然野生，或为人家散落栽种。真正作为产业种植，应该是近几十年的事，甚至种出了一个声名远播的“中国桃乡”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外面人一提起平谷，可能不知道平谷的悠久历史，却很少有不知道平谷大桃的。每年4月，桃花漫山遍野盛开，京津冀游人纷至沓来，寻花赏景。这时节，桃花簇拥着小城，感觉小城简直是坐落在桃花瓣里了。

站在城头北望，群山连绵，那是莽莽苍苍的燕山。明代万里长城山间蜿蜒而过，恰做了拱卫小城的屏障。南望平原坦荡如砥，一带浅山屏列。就在泉山顶上，一座三层宝塔屹立，如一支巨笔，蘸着东方的绚烂霞光，谱写平谷千年古城的崭新篇章！

# 烟台的雪

赵威

一些雪。我就一直数着落雪的日子，竟然连续数了个把月。路边的冬青，已被大雪掩埋。路上的雪不断被踩实，又不断上新，出门小心翼翼、跌跌撞撞，难免摔跤。回到室内，要适应几步，才会正常走路。从古至今，“雷打冬，雪花飘”都是罕见的自然现象。也是那年冬天，我见到了暴雨时的电闪雷鸣。原来，雪也是有脾气的。

有雪的地方，就不乏浪漫。天地一片洁白明亮，就连心灵也跟着纯粹了许多，充盈着莫名的欢喜。即便是在苦寒的边塞，也能吟出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喜悦。在烟台，我还见到过一种如梦似幻的雪——太阳雪。太阳高挂，一朵云彩却带来了一阵雪花，漫天飞舞，映衬着阳光。这时，无论是行色匆匆的路人，还是独坐窗前的茶客，都仿佛坠入童话王国，欣欣然，飘飘然……

母校烟台大学有个很大的湖，名三元湖。雪天的三元湖，何止是喜悦，简直是一个欢乐的海洋。厚厚的冰面上，又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，大家下到湖里，无所顾忌地玩耍，滑冰、打雪仗、滚雪球。雪不仅愉悦了校园，也装扮了整个世界。大雪的覆盖下，五色杂陈的世界，瞬间变得干净极了、安静极了、美妙极了。雪后初霁，来到海边，观雪与海的相遇，是另一种风情。沙子被积雪覆盖，潮湿潮透，海水路过的地方，雪没了，沙滩露出来。蓝色的大海、金色的沙滩、白色的积雪，争相涂抹着眼前的这块画布。若伴有朝霞，更是美不胜收。

烟台山下，怒涛卷起的浪花借着大风和潮汐拍向海边的护栏，结成大大小小的冰挂，蜿蜒数公里，宛如冰雕玉砌的琉璃世界。听说，如今这里成了一块壮观的网红打卡地。欣赏完大海呈现给我们的冰雕杰作，沿海边步道，登烟台山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烟台山，不在名山大川之列，却见证着历史的风云际会，诉说着城市的发展变迁。古树掩映的近代历史建筑群，静谧清幽，连空气都变得清凉舒畅。远处，巨轮犁波，港口码头一派繁忙，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，这里已经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

不觉中，来到东海关税务局长官邸旧址。这处楼房现为冰心纪念馆，洁白的墙面、蔚蓝的梁柱，在雪中显得分外清雅。“一提起烟台，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……”这里的山与海，装扮了冰心先生的童年。花园里，雪落满了冰心先生的青铜坐像，她慈祥坚毅的目光似乎告诉我们，童年时代的大雪一直下到了今天，我们踏着这片雪，就能一起走进她爱的世界。

每当冬天，我就会想起烟台的雪。烟台有着与自己的纬度完全不相符的降雪量，雪期也漫长。凡是经历过烟台冬天的人，对雪都有深刻的印象。“记得小时候住在山东烟台，每年冬天都下着‘深可没膝’的大雪。扫到路边的雪足有半人多高，我和堂兄表哥们打雪仗，堆雪人……我多么想念童年时代的大雪呵。”这样的雪，不仅存留在作家冰心的记忆中，也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。三岁的她，跟随出任烟台海军学堂首任校长的父亲谢葆璋来到烟台，住了八年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，也让她深深爱上了烟台飘雪的日子。

雪，为什么钟情烟台？倘若你来到这里的海滨，身临其境，就不难理解其中的缘由。烟台的海是在陆地的北边，西伯利亚寒潮扫过宽阔的渤海湾，裹挟着海洋洋流带来的水汽，最先冲上烟台沿海一带。离海岸线几公里外，就是一线青山，再往里，则是昆崂山、天崂山、牙山等一众山脉组成的“胶东屋脊”，就像一堵墙。水汽也便一头撞上这堵墙，抬升、遇冷，化作白色精灵，为大地披上白袍，点缀了山和海。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将这里塑造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雪窝子”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或多或少，每天都下



色》作者秦宜夫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# 大地

# 生活的滋味

卢悦宁

退休之际，父亲母亲把家安在了郊区的依山傍水处，好在日后颐养天年。那里阳台的数量多于房间，主卧室外还有一个宽大的露台。热爱且擅长耕种的母亲终于有了发挥专长的空间，早早圈定了有利地形，种上蔬菜和瓜果，乐此不疲。很快，家里变得日渐葱茏，活色生香。父亲则在阳台的角角落落里安上好几个蜂箱，从偏远的林场买了一些蜜蜂回来，兴致勃勃做起了养蜂人。

我为父亲网购了关于蜜蜂养殖的书。他除了认真学习书上的养蜂常识，也勤于通过摸索和实践获取真知，更是常常与“蜂友”交流切磋养殖经验与技术。有蜂相伴的生活日复一日，父亲养蜂的装备越来越齐全：取蜂蜜时专门穿戴的衣帽，切割蜂巢的小型机器，压榨蜂蜜的小工具……他的养蜂技术也越来越精进，不仅能把在小区里发现的野蜂从树上带回家驯养，还学会了自己培育新一代的蜂王，已经成功了好几次。这让母亲刮目相看：原来，父亲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笨手笨脚的啊。

与此相应的是蜂蜜产量的大幅增加。有一年，我们甚至收获了多达数十斤的蜂蜜，用来做蜜汁叉烧、蜜汁排骨，涂抹在烧烤的食物上，蘸灰水粽，全家人每天喝蜂蜜水……饶是如此，蜂蜜仍然无法尽数消耗。其实，蜂蜜只要妥善保存便不会轻易变质。我们的柜子里早就摆满了盛满蜂蜜的坛坛罐罐、瓶瓶碗碗。可在产量巨丰的蜜蜂面前，父亲还是按捺不住欣喜，一有机会便向亲戚朋友们“献宝”。让亲友们吃上自己养的蜂产出的原生态蜂蜜，父亲成就感满满。

每天忙前忙后地“侍奉”完蜜蜂后，父亲常会感慨地说，蜜蜂是很洁净的动物，也很自律，它们的勤劳程度更是人所共知的。他还说，自己没什么其他高大的爱好，如今养蜂这项劳动便是他的最大兴趣所在，而且越劳动越觉得里面有学问。

如果说，父亲养殖蜜蜂的经历让我对如何面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，那么，这些年母亲和她做的面食，则给予我更多直面生活本身的智慧，或者说想掌握

这些技能的愿望。

我们是南方人，却在喜爱与亲近面食的同时，同等程度地喜爱与亲近面食。母亲年轻的时候，长年要白班、中班、大小夜班地三班倒，三餐无法做到完全规律。在没有充足的时间好好做饭的时候，母亲习惯煮一种被她称作“蚂拐跳塘”的面食。事先和好的面粉被掐成一截截，乍一看，像一只只蚂拐沉浮在水塘般的面汤里。“蚂拐”，即我们方言对青蛙的称谓。这很像北方的面疙瘩汤。但面疙瘩汤往往还要加入西红柿、洋葱、土豆、鸡蛋等配菜，而母亲做的“蚂拐跳塘”则只加上几片新鲜的猪肉或牛肉，以及少许青翠欲滴的菜叶。但母亲的手艺让“蚂拐跳塘”色香味俱全，让我吃得津津有味，把我养得身强体健。

时间充裕时，母亲喜欢捣鼓那些工序相对复杂的面食。传统的蒸红糖馒头、南瓜馒头、炒面、摊煎饼、包包子、饺子，统统难不倒她。即使是蛋糕、蛋挞、西饼等，三下五除二，母亲也做得像模像样。

母亲总是不经意间就变戏法般地端上了一份份可口的面食，不费吹灰之力似的。而我，每次下厨都要大动干戈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打算学用电饭锅做蛋糕却屡试无果。同样的蛋糕粉和电饭锅到了母亲手中，却蒸出了与蛋糕店相差无多的香甜蛋糕，让人不得不感叹。母亲虽然生活在都市却热衷于种菜种瓜果，实际上是出于亲手操持生活中所有复杂事务的习惯。这需要巧手慧心，需要面对琐碎日常的耐性，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生活智慧。

从物质匮乏的年代一步步走来，从温饱、小康到富足，母亲保持着本色，对四体不勤的我颇有些担忧。从前，我对此有自己的解释：我希望把精力用在更重要也似乎更有难度的事情上。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我转变了想法：对待生活琐事的心态其实就是对生活本身的心态。那些我认为更重要也更有难度的事情，不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吗？古人说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”，也是这个道理。

年幼时，父母的一蔬一饭给予我行走世间的能量。如今，他们的生活态度、生活智慧，又给予我新的能量。这样的成长，是幸福，也是幸运。

